



琼瑶



新月格格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·第四辑

新月格格

团公司
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4-5344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新月格格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10

（琼瑶全集·第四辑）

ISBN 978-7-5302-1404-6

I. ①新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919号

琼瑶全集·第四辑

QIONGYAOQUANJI DISI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47.25印张 1100千字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404-6

定价：15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青马(天津)文化有限公司
出 品

第一章

清朝，顺治年间。

对新月格格来说，那年的“荆州之役”，像是一把利刃，把她的生命活生生地一剖为二。十七年来，那种尊贵的，娇宠的，快乐的，幸福的岁月……全部都成为了过去。她在一日之间，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姨娘、两位哥哥，和她那温暖的家园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迎接着她的，是那份永无休止的悲痛，和茫不可知的未来。

和父母的诀别，永远鲜明如昨日。

那天，荆州城已经乱成一片。老百姓四散奔逃，城中哭声震天，城外炮火隆隆，吴世昌的大军，已攻上城头。浑身浴血的端亲王，匆匆忙忙地奔进王府大厅，把八岁的小克善往新月的怀中一推，十万火急地命令着：

“新月！阿玛和你的哥哥们，都将战至最后一滴血，我家唯一

的命脉就只有克善了！现在，我把保护克善的重责大任交给了你！你们姐弟俩马上化装为难民，立刻逃出城去！”

“不！”新月激烈地喊，“我要和阿玛额娘在一起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！”

“你不可以！”福晋扳着新月的肩，坚决地说，“为了王府的一脉香烟，你要勇敢地活着，此时此刻，求死容易，求生难呀！”

“额娘！要走你跟我们一起走！”新月嚷着。

“你明知道不行！”福晋一脸的凄绝悲壮，视死如归。“我誓要追随你阿玛，全节以终！事不宜迟，你们快走吧！”

“莽古泰！云娃！”王爷大声地喊着。

“奴才在！”站在一边的侍卫莽古泰和丫头云娃齐声应着。

“你们负责保护新月格格跟克善，护主出城，护主至死！这是命令！”

“是！”莽古泰和云娃有力地答着。

“新月！”王爷从腰间抽出一支令箭，一把匕首，啪的一声塞进新月手中。“如果你们路上遇到我们八旗的援兵，只要出示我端王令箭，他们便知道你们是忠臣遗孤，自会竭力保护你们了！如果路上遇到敌人，为免受侮，我要你杀了克善，再自刎全节！”

新月瞪大了惊恐的双眼，注视着手里的令箭和匕首，在惊慌失措和钻心的痛楚中，已了解到事情再无商量的余地，一切都成定局了。

“走吧！”王爷将克善和新月往门外推去。“快走！是我的儿女，就不要拖拖拉拉，哭哭啼啼！”

“不要啊！”新月终于忍不住痛喊出声了，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保护克善？我不要不要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死……”

“月牙儿！”王爷忽然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喊，“为什么是你？因为你是阿玛最疼惜的女儿呀！如今事态紧急，你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将，而且都已负伤，势必得跟随着我，战至最后关头，可我怎么忍心让四个子女，全部牺牲？你和克善，是我最小的一儿一女，我实在舍不得呀！愿老天保佑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！这样，我就死而无憾了！所以，你必须活着，不只为了保护克善，也为了我对你的宠爱和怜惜！我的月牙儿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有遗憾的，对不对？”

王爷用这样感性的声音一说，新月更是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了。再也不忍心让父亲失望，更不忍心让父母见到自己和克善的泪，她抱着匕首和令箭，拉着克善，就头也不回地奔出门外去了。

就这样，她和父母诀别了。

那天，她、克善、莽古泰、云娃四个人，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裳，混杂在一大堆的难民中，从荆州城的边门逃了出去。感觉上，这一路的行行重行行，像是无了无休地漫长。难民们的争先恐后，孩子们的唤爹唤娘，和荆州城里的火光冲天……全都搅和在一起。她耳边总是响着荆州城里的喊杀声，和难民们的呻吟声。眼前，总是交叠着火光、血渍，和那汹涌溃散的人潮。

莽古泰背着克善，云娃扶着新月，他们走了一整天。新月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，脚底都磨出了水泡。克善何曾吃过这种苦，

又何曾和父母离开过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到晚上，连声音都喑哑了。偏偏这晚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天空一暗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四个人出门时，已是兵荒马乱，谁也不记得带伞。顿时间，被淋得浑身湿透。深夜，他们好不容易挨到一个废墟，在断壁残垣中，找到一片未倾倒的屋檐和墙根，他们瑟缩在墙根下，聊以躲避风雨。等到雨停了，克善就开始发烧了。

莽古泰生了一堆火，大家忙着把湿漉漉的衣服烤干。新月紧搂着克善，感到他全身火烫，不禁又是心急又是心痛。再加上，克善总是用充满希望的眼神，望着新月，可怜兮兮地说：

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家呢？我好想额娘的暖被窝啊！”

额娘的暖被窝？此时此刻，阿玛和额娘是生是死，都不知道啊！新月心中，一片哀凄，用手捧起克善的脸庞，她紧紧地注视着他，说：

“振作起来！勇敢一点！别想额娘的暖被窝了！从现在起，你只有我了！你脑子里要想的，就是要为阿玛和额娘好好地活下去！懂了吗？”

克善拼命忍着眼眶里的泪，点了点头。

莽古泰今年才刚满二十岁，是个热情、忠心、率直、勇猛的侍卫。云娃只比新月大一岁，虽是丫头，却自幼在王府中长大，涉世经验，绝不比新月多。两人面对这样凄惨的局面，都是心急如焚，但都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。莽古泰烧了一壶水，云娃找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，两人跪在新月和克善面前，一人一句地说：

“小主子，你多喝点水，才能退烧呀！”

“格格，你一路上什么都没吃，快吃点东西吧！”

“小主子，让云娃给你刮痧好不好？”

“格格……”

新月放开了克善，猛地就站起了身子，正色地说：

“莽古泰，云娃，你们听着！咱们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，你们两个，是我的哥哥和嫂嫂，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妹妹，所以，再也不要称呼我们什么格格、小主子的，以免泄漏了行藏！尤其重要的，是你们再不要动不动就下跪，万一遇到敌人，岂不是不打自招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！”莽古泰心悦诚服，一迭连声地说，“格格说的是！”

“莽古泰！”云娃急呼，“你真是……”

“我笨！”莽古泰懊恼地接口，“格格才说我就忘……”

新月无奈地看着这两个忠仆，在这一瞬间，已经悲哀地醒悟到了一件事：从今以后，自己和那无忧无虑的年代永远地告别了！和那天真无邪的年代也永远地告别了！她不再是个养尊处优的小格格，她是个身负重任的大姐姐了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他们白天都是苦苦赶路，晚上就在草寮破庙中栖身。

第四天，克善的情况更坏了。仆伏在莽古泰的肩上，他一直昏昏沉沉的，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高烧也持续不退。三个大人全失去了主张，一心一意只想找个村落或城镇，以便为克善延医诊治。但是，不知怎的，却越走越荒凉了。从早上走到中午，

别说村落城镇看不到，就连其他的难民也变得稀稀落落了。到了下午，烈日当空，天气变得出奇地热。三个大人都挥汗如雨，只有小克善，尽管浑身滚烫，却一滴汗都没有。

然后，他们走进了一个山谷，路的两边都是嵯峨的巨石。远处传来溪流的潺湲声，大家的精神不禁一振。因为水壶里的水早就空了。新月不由自主就加快了脚步，走在最前面，想去找那水源。忽然间，前面响起了一声暴喝：

“站住！”

接着，路边的草丛里就跳出来六七个手持兵刃的大汉。把山谷的道路横刀一拦，纷纷大吼着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打哪儿来的？打哪儿来的？”

新月踉跄倒退，骇然变色，还来不及答话，其中一人已迅速地伸出手去，要抓新月，莽古泰见情况危急，想也不想，就一个箭步抢上前去，嘴里大喊着：

“不得无礼！”

莽古泰背上背着克善，身手自然无法施展，有个大汉蓦地冲上前来，一把就掀掉了莽古泰的斗笠。大发现似的大叫：

“瞧！是个辫子头！他们是满洲鞑子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”

莽古泰被掀掉斗笠，就变了脸，正想发作，云娃已拉住了他，急声接口说：

“不不不！咱们是装扮成这样，为了逃避清兵啊！”

“装扮成满洲鞑子，就是满人的走狗，一样该杀！”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立即，六七个人都叫了起来，喊声震天。

“格格！快逃！”莽古泰大吼着。

“是个格格！”其中一人惊喊，“咱们捉活的！可以领赏！一个都别让他们跑掉！动手啊……”

莽古泰见事已至此，整个人就豁出去了。他把克善往新月怀里一推，嘴中发出一声巨吼，身子就腾空跃起，双脚踢向首当其冲的一个大汉，同时，一反手甩开背上的布包，包里的大刀就映着太阳光，亮晃晃地从空中落下。莽古泰接住大刀，转身就杀将过去。他这一下已势同拼命，拿着刀东砍西砍，几个大汉事起仓猝，一时之间，竟反应不过来，居然被他杀得不进反退。就在这间不容缓的时间里，新月已抱着克善，和云娃向路边的草丛里狂奔而去。奈何新月力小气微，山坡上又崎岖不平，她没跑两步，就脚下一绊，带着克善一起摔倒在地。

克善被摔得七荤八素，睁开惊恐的大眼，愣愣地望着新月。云娃扑跪下来，紧张地抱着克善，喊着：

“我来抱克善，格格快跑！莽古泰挡不了好久的……”

新月回头一看，只见莽古泰那件粗布衣裳，已经好几处沾了血渍。他虽奋不顾身，却显然寡不敌众，就在新月这一回头间，又看到莽古泰手臂上挨了一刀。新月心中一惨：真没料到，阿玛把克善托付给她，她竟然只支持了这样寥寥数日！她站起身子，抬头见前面有块巨石，当下心念已决。

“不逃了！与其被俘受侮，不如全节以终！云娃，你和莽古泰帮我们挡着，让我们能死在自己手里！”

新月说着，就爬上那块巨石。云娃听到新月这样说，心惊肉跳，再看莽古泰，战得十分惨烈，显然不敌。她知道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就一言不发地把克善往石头上推去。新月伸手拉上了克善，姐弟俩互视了一眼，千言万语，都在这一眼之中了。莽古泰仍在浴血苦战，但已节节败退下来。事不宜迟了。新月拔出怀中匕首，高高举起，噙着满眶的泪，颤抖着说：

“克善！姐姐对不起你了！”

克善年纪虽小，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尽管非常害怕，却还是勇敢地说：

“我知道，我们要一起死，我不怕，你……动手吧！”

新月双手握着匕首的柄，望着克善，这一刀怎么也刺不下去。克善把眼睛紧紧地闭了起来，发着抖等死。

新月痛苦地仰起了脸，泪，不禁滚滚而下。她把心一横，咬紧牙关，正预备刺下去的时候，却忽然看到远处有旗帜飞扬，白底红边。她心中猛地一跳，只怕是看错了，再定睛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白底红边的大旗，是八旗之一的镶白旗呀！随着那面大旗，有几十匹马正飞驰而来，马蹄扬起了滚滚烟尘。

新月这一下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她这一生，从没有这么激动过。丢下了手里的匕首，她从怀里取出了令箭，跳起身子，开始没命地飞舞着令箭。嘴里疯狂般地喊叫着：

“救命！救命啊！我是端亲王的儿女，新月格格！端亲王令箭在此，快来救命啊！快来啊……”她回过头来，对那仍和莽古泰缠斗不休的大汉们嚷着，“你们还不快走！我们八旗的援兵已到！”

镶白旗！是镶白旗啊……”

那些大汉，本就是一些草莽流寇，乌合之众。此时，被她叫得心神不宁，纷纷停下手来，对新月喊叫的方向看去。奈何地势甚低，看也看不见，其中一个，就爬上了大石头，往前一看。立即，他大叫了起来：

“不好！镶白旗！旗子上有个‘海’字！是‘马鹞子’！是‘马鹞子’！兄弟们！逃呀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六七个大汉，竟然像是见到了鬼似的，转头就跑，一哄而散。

新月太高兴了，又跳又叫，居然没有防备那爬上石头的人。那人见新月秀色可餐，竟一把抓起了新月，扛在肩头，飞跃下地，拔脚就跑。嘴里嚷着：

“抓你一个格格，就算讨不着赏，也可以当个压寨夫人！”

克善、云娃都放声大叫，叫姐姐的叫姐姐，叫格格的叫格格。莽古泰反身要救，才一举步，就因腿伤摔倒于地。新月凄厉地狂喊：

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……”

努达海，官拜威武将军，绰号叫“马鹞子”，一个让敌人闻名丧胆的人物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，身经百战，却从来没有打过败仗。他，是个近乎传奇的人物，是个从不知道什么叫“害怕”，什么叫“恐惧”，什么叫“痛苦”，什么叫“挣扎”的人。他以他那大无畏的精神，毫无所惧地面对他所有的战争，一向顶天立地，

视死如归。这样的人，一般人对他都只一种称呼，那就是：“英雄”。

这个英雄人物，努达海，这天命定要遇到新月。和新月一样，他将和他以前的岁月告别了。只是，他自己还丝毫都不知道。

当努达海听到云娃和莽古泰凄厉的呼号：

“新月格格！新月格格！新月格格……快救新月格格呀……”

他再看到那扛着新月狂奔的大汉时，他就直觉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他一挥马鞭，策马疾追上去，嘴里大声喊着：

“大胆狂徒！放下人来！饶你不死！否则，我就要你好看！”

一边说着，他已从腰间拔出匕首，紧追在那大汉身后。

前面突然横上一条溪流，那大汉沿着溪水拼命奔逃，努达海也沿着溪流猛追。马蹄溅着溪水，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巨响。努达海见警告无效，匕首就脱手而出，正中那人的腿肚。那人狂叫一声，惊骇之余，竟把新月抛落下来。新月眼看就要落水，努达海及时从马背上弯下身子，一把就捞起了她。新月只觉得身子一轻，自己不知怎地已腾空而起。她张大眼睛，只见到努达海一身白色的甲冑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那高大的身形，勇猛的气势，好像天上的神将下凡尘。

第二章

端亲王的全家，除了新月与克善以外，就在这次的“荆州之役”中全部殉难了。努达海的救援迟了一步，虽然克复了荆州，却无法挽救端亲王一家。

新月除了克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新月跟着努达海，开始了一份全新的生活。努达海奉命护送端亲王的灵柩和遗孤进京。于是，晓行夜宿，餐风饮露，每天在滚滚黄沙和萧萧马鸣中度过。伴着新月的，是无边的悲痛和无尽的风霜。所幸的是，努达海的队伍中，有最好的军医随行，在努达海的叮咛呵护中，克善很快就恢复了健康，莽古泰的伤势，也在不断的治疗后，一天天地好转。

这三个月中，和新月最接近的，除了云娃、莽古泰和克善以外，就是努达海了。新月眼前，始终浮现着努达海救她的那一幕，那飞扑过去的身形，那托住她的，有力的胳膊，还有那对闪

闪发光的眼睛，和闪闪发光的盔甲……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一个神！他浑身上下，都会发光！新月对努达海的感觉是十分强烈的；他出现在她最危急、最脆弱、最无助、最恐慌的时候，给了她一份强大的支持力量。接下来，他又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最低潮的时期。因而，她对他的崇拜，敬畏，依赖，和信任，都已到达了顶点。

新月一直很努力地去压抑自己的悲哀。尽管每夜每夜，思及父母，就心如刀割，几乎夜夜不能成眠。表面上，她却表现得非常坚强。毕竟，有个比她更脆弱的克善需要她来安慰。可是，有一晚，她辗转反侧，实在睡不着。忍不住掀开帐篷，悄悄地走到火边去取暖。坐在营火的前面，她仰头看天，却偏偏看到天上有一弯新月。她看着看着，骤然间悲从中来，一发而不可止。她用手捧着下巴，呆呆地看着天空，泪水滴滴答答地滚落。

努达海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。取下了自己肩头的披风，他把披风披上了她的肩。她蓦然一惊，看到努达海，就连忙抬手拭泪。努达海在她身边坐了下来，用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她，再用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语气说：

“想哭就哭吧！你一路上都憋着，会憋出病来的！哭吧！痛痛快快哭一场，然后，打起精神来，为你的弟弟，为端亲王的血脉和遗志，好好地振作起来。未来的路还长着呢！”

新月抬起泪雾迷蒙的眸子，看着努达海，心里的痛，更是排山倒海般涌上来。她咬住嘴唇，拼命忍住了抽噎，一句话都没说。

“我有个女儿，和你的年纪差不多，名字叫作珞琳。她每次受

了委屈，都会钻进我怀里哭。你实在不必在我面前隐藏你的眼泪！”他的语气更加温柔了，眼光清亮如水。“或者，你想谈一谈吗？随便说一点什么！我很乐意听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新月终于开了口，“我看到了月亮，实在……实在太伤心了……”她呜咽着说不下去。

“月亮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有上弦月的夜里，所以我的名字叫新月。我还有一个小名，叫月牙儿。家里，只有阿玛和额娘会叫我‘月牙儿’，可是，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会叫我月牙儿了！”她越说越心碎，“再也没有了！”

努达海心中一热，这样一个瘦瘦弱弱的女孩，怎么承受得住如此沉甸甸的悲痛！他情不自禁地对她把手臂一张，她也就情不自禁地投进了他的怀里。他再一个情不自禁，竟一迭连声地低唤出来：

“月牙儿！月牙儿！月牙儿……”

听到他这样的柔声低唤，新月仆倒在他臂弯中，痛哭失声了。这一哭，虽哭不尽心底悲伤，却终于止住了那彻骨的痛。

从这次以后，她和努达海之间，就生出一种难以描绘的默契来。往往在彼此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中，就领悟了对方的某种情愁。努达海用一份从来没有过的细密的心思，来照顾着她，体恤着她。知道她从小爱骑马，他把自己的马“驢儿”让给她骑。知道她喜欢听笛子，他命令军队里最好的吹笛人来吹给她听。知道她心痛克善，他派了专门的伙夫做克善爱吃的饭菜。知道她心底